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

7

明代

TU-881.2

7444

建築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

7 明代陵墓建築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
第7卷 明代陵墓建築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 7, 明代陵墓建築 / 王其亨著.
北京: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2000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ISBN 7-112-04240-2
I. 中… II. 何… III. ① 建築藝術-中國-圖集
② 陵墓-建築藝術-中國-明代-圖集 IV. TU-881.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0)第14800號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本卷主編 明十三陵特區辦事處

執行主編 王其亨

出版者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北京百萬莊)

責任編輯 王伯揚

總體設計 雲鶴

本卷設計 吳滌生 顧咏梅

印製總監 楊一貴

製版者 北京利豐雅高長城製版中心

印刷者 利豐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發行者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二〇〇〇年五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書號 ISBN 7-112-04240-2/TU·2706(9038)

國內版定價三五〇圓

版權所有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主任委員

周千峙 建設部顧問、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

副主任委員

王伯揚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編審、副總編輯

委員（按姓氏筆劃排列）

侯幼彬 哈爾濱建築大學教授

孫大章 中國建築技術研究院研究員

陸元鼎 華南理工大學教授

鄒德儂 天津大學教授

楊高林 重慶建築大學教授

楊穀生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編審

趙立瀛 西安建築科技大學教授

潘谷西 東南大學教授

樓慶西 清華大學教授

盧濟威 同濟大學教授

本卷主編

明十三陵特區辦事處

執行主編

王其亨（天津大學教授）

攝影

張振光（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王其亨

凡例

- 一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共二十四卷，按建築類別、年代和地區編排，力求全面展示中國古代建築藝術的成就。
- 二 本書為《中國建築藝術全集》第七卷『明代陵墓建築』。
- 三 本書圖版按照帝陵和藩王墳兩大類，並分別按墓主年代依次編排，詳盡展示了明代陵墓建築藝術的杰出成就。
- 四 卷首載有論文《明代陵墓建築藝術概論》，概要論述了明代陵墓建築的禮制特色和藝術成就。在其後的圖版部分精選了二百幅精美照片，每幅照片均有簡要的文字說明。

明代陵墓建築藝術概論

一 緒論：明代陵墓及其藝術成就

中國古代陵墓建築的發展，曾經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長期以來，基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以及『禮者，謹于治生死者也』等觀念，陵墓建築實際被視為『禮之具』即禮制的重要載體，并強烈凸現出『禮辯異』即等級森嚴尊卑分明的特色。另一方面，如《荀子·禮論》指出，喪葬祭祀之『禮』，還在于『致隆思慕之義』和『志意思慕之情』；《大戴禮·盛德》也強調：『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思慕之心也。』陵墓建築竭力追求和刻意彰顯的場所精神，就像漢儒鄭玄注釋《周禮·墓大夫》時明確指出的那樣：『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也就是劉熙《釋名·釋喪制》定義性詮釋的：『墓，慕也；孝子思慕之處也。』事實上，在中國古代的建築體系中，陵墓就是具有禮制特徵的紀念性建築。

在這種取向下，陵墓建築的經營意象，典型如東漢蔡邕《獨斷》所說：『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墳壠，其貌像宮室也。』尤其是帝王陵寢，『古學以為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終則前制廟以像朝，後制寢以像寢。……故今陵上稱寢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備。』實際上往往是以宮殿建築為原型，作為國家最重大的工程而不遺餘力地經營，形成氣勢恢宏而又莊嚴肅穆的大規模建築組群。

與此同時，也正如風水名著《管氏地理指蒙》強調：『葬者，反本而歸藏也，奉先以配五土，而一體于青山。』配祀者，遺骨與青山相配，從而祀之。『中國古代陵墓建築的藝術追求，浸潤了『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凝聚了『比德』山水的審美理想，還十分講究同山水勝景有機結合，從選址、規劃設計到營造，通常都要按照被稱為『山水之術』和『理義之術』的風水理論縝密地進行，力圖使陵墓的環境氛圍，在建築人文美同山水自

然美的和諧交融和相互輝映中，顯現出生生不息、永恒偉大，臻向《詩經》所贊頌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雋永而崇高的境界。其中，帝王陵寢還徑直稱為山陵、陵山或壽山，形成了『築陵以象山』、『因山為陵』或『依山為陵』的傳統。

中國古代陵墓建築數千年延綿不輟的發展，形成了文化內涵深厚、造詣精湛的獨特藝術風格。在這一進程中，明代的陵墓建築全面繼承和發展了歷史傳統，既在禮制上形成了時代特色鮮明的嚴整體系，也在建築藝術、尤其是大規模建築組群同山水勝景結合的藝術創作上，取得了非凡成就，還留下了豐富的建築遺存，並且直接影響了清代陵墓建築的發展。

（一）稽古創制的明代陵墓及其禮制特色

正如《明史·禮志》指出，明太祖朱元璋在開國初期，為了強化專制統治，標榜『孝治天下』，『他務未遑，首開禮、樂二局，廣徵耆儒，分曹究討』，在竭力整飭喪葬禮儀的同時，還『稽古創制』，建構了等級森嚴的陵墓建築制度，包括皇帝、皇族、職官以至庶民等各個社會層次的陵墓建築規制，納為國家典章制度的重要組成。在這個基礎上，經過後嗣皇帝進一步調整和充實，最終形成了嚴整的陵墓建築制度體系。

這一體系中，皇帝的陵寢居于至尊地位，皇后則附葬其中。按照『歷代諸陵皆有名號』的傳統，各帝陵都要專門薦名：皇帝生前預建的陵寢暫稱壽陵、壽宮或壽山，到帝后安葬前正式命名。如《明光宗實錄》記載萬曆四十八年（一六二〇年）八月壬子，在明神宗朱翊鈞及皇后安葬前，嗣皇帝明光宗朱常洛『欽定新陵名曰定陵。閣擬四名以進，上所擇也』。

從明太祖朱元璋開國到明思宗朱由檢亡明的二七七年間，明代共十六朝在位皇帝中，除了明惠帝朱允炆在明成祖朱棣爭奪帝位的『靖難之役』中失踪，沒有陵寢，其他皇帝都分別建有陵寢與皇后合葬。此外，朱元璋為父母和三代祖追封帝后尊號，還經營了皇陵和祖陵；明世宗朱厚熜由藩王繼統以後，也追尊父母為帝后并改建原有王墳為顯陵。這樣，明代實際共建有十八座帝陵，分布在安徽鳳陽、江蘇盱眙和南京、北京以及湖北鍾祥等地；其中明成祖朱棣的長陵等十三座帝陵集中薈萃在北京昌平天壽山群峰下，統稱為明十三陵，繼承了宋代陵寢聚匯在同一兆域的傳統，成為歷史上最宏大的陵寢建築群，呈現為明代帝陵制度的一個重要特點。明代十八座帝陵的概況見下表：

陵名	皇帝	年號	廟號	諡號	世系	在位時間	附葬	建始時間	地點	
祖陵	朱百六	德祖	玄皇帝	朱元璋高祖	(皇帝尊號均為朱元璋追封)	洪武十九年	江蘇盱眙縣			
朱四九	懿祖	恒皇帝	朱元璋曾祖		(二三八六年)	洪澤湖西岸				
朱初一	熙祖	裕皇帝	朱元璋祖父		八月甲辰	楊家墩				
皇陵	朱世珍	仁祖	淳皇帝	朱元璋父親	(皇帝尊號為朱元璋追封)	洪武二年	安徽鳳陽縣城西南			
孝陵	朱元璋	洪武	太祖	高皇帝	一三六八年至一三九八年	洪武九年	江蘇南京			
長陵	朱棣	永樂	成祖	文皇帝	朱元璋四子	一四〇三年至一四二四年	仁孝皇后徐氏	(一四〇九年)	西北天壽山	
獻陵	朱高熾	洪熙	仁宗	昭皇帝	朱棣長子	一四二五年	誠孝皇后張氏	(一四二五年)	長陵西側	
景陵	朱瞻基	宣德	宣宗	章皇帝	朱高熾長子	一四二六年至一四三五年	孝恭皇后孫氏	(一四三五年)	正月癸未	黑山西南麓
裕陵	朱祁鎮	正統	英宗	睿皇帝	朱瞻基長子	一四四九年至一四五七年	天順八年	(一四六四年)	北京昌平	
景泰陵	朱祁鈺	景泰	代宗	景皇帝	朱瞻基次子	一四五〇年至一四五七年	貞惠皇后汪氏	(一四五七年)	五月	北京西山
茂陵	朱見深	成化	憲宗	純皇帝	朱祁鎮長子	一四六五年至一四八七年	孝貞皇后王氏	成化二十三年	北京昌平	
							孝穆皇后紀氏	(一四八七年)	裕陵西北	
							孝惠皇后邵氏	九月乙卯	聚寶山南麓	

陵名	皇帝	年號	廟號	諡號	世系	在位時間	祔葬	建始時間	地點
泰陵	朱祐檣	弘治	孝宗	敬皇帝	朱見深三子	一四八八年至一五〇五年	孝康皇后張氏	弘治十八年 (一五〇五年) 六月戊午	北京昌平 茂陵西北 架山南麓
顯陵	朱祐杭	睿宗	獻皇帝	朱見深四子 朱厚熹父親	(皇帝尊號為 朱厚熹追封)	嘉靖六年 (一五二七年) 十二月丁未	孝獻皇后蔣氏	嘉靖六年 (一五二七年) 十二月丁未	湖北鍾祥 東北純德 山南麓
康陵	朱厚照	正德	武宗	毅皇帝	朱祐檣長子	一五〇六年至一五二一年	孝靜皇后夏氏	正德十六年 (一五二一年) 四月乙巳	北京昌平 泰陵西南 蓮花山東麓
永陵	朱厚熹	嘉靖	世宗	肅皇帝	朱祐杭長子	一五二二年至一五六六年	孝潔皇后陳氏 孝烈皇后方氏 孝恪皇后杜氏	嘉靖十五年 (一五三六年) 四月丙午	北京昌平 長陵東南陽 翠嶺西南麓
昭陵	朱載堉	隆慶	穆宗	莊皇帝	朱厚熹三子	一五六七年至一五七二年	孝懿皇后李氏 孝安皇后陳氏	隆慶六年 (一五七二年) 六月己巳	北京昌平 長陵西南大 峪山東南麓
定陵	朱翊鈞	萬曆	神宗	顯皇帝	朱載堉三子	一五七三年至一六二〇年	孝端皇后王氏 孝靖皇后王氏	萬曆十二年 (一五八四年) 十一月初六	北京昌平 昭陵西北 大峪山東麓
慶陵	朱常洛	泰昌	光宗	貞皇帝	朱翊鈞長子	一六二〇年	孝元皇后郭氏 孝和皇后王氏 孝純皇后劉氏	天啓元年 (一六二二年) 正月辛卯	北京昌平 裕陵東南黃 山二嶺南麓
德陵	朱由校	天啓	熹宗	哲皇帝	朱常洛長子	一六二一年至一六二七年	懿安皇后張氏	天啓七年 (一六二七年) 九月壬申	北京昌平 永陵迤東潭 峪嶺西麓
思陵	朱由檢	崇禎	思宗	愍皇帝	朱常洛五子	一六二八年至一六四四年	孝節皇后周氏 皇貴妃田氏	順治元年 (一六四四年) 五月辛卯	北京昌平 昭陵西南錦 屏山東麓

明代帝陵的建築制度歷經沿革，實際形成了四種類型。一是皇陵和祖陵，主要參照宋代陵寢制度而略有變革，屬於初始型；二是孝陵和長陵，繼承前代陵寢制度要素而鼎力更新，創立了明代特有的規制，並成為後世各帝陵的基本範型，屬於創制型；三是遜制型，包括獻陵、景陵、裕陵、泰陵、康陵、顯陵、永陵、昭陵、定陵、慶陵和德陵等絕大多數帝陵，效仿孝陵和長陵制度却又不同程度地縮減了規模，以『遜避祖陵』；四是景泰陵和思陵，分別由親王墳和貴妃墳改建形成，屬於特例型，實際也是最簡陋的明代帝陵。明代帝陵的這一發展歷程，以及由此呈現的多樣化的藝術特徵，在後面的章節中還將具體談到。

在皇帝陵寢以外，從皇帝妃嬪和皇族，包括《明史》所謂『下天子一等』的親王和郡王等藩王，以及公侯、職官，直到庶民的墓葬，則都通稱為墳，也叫墳塋、墳園或墳所，規制都各有相應的尊卑等級規定，由禮部和工部嚴格管理。這些尊卑等級的具體特徵，從《明會典·文武官員造墳總例》記載的官員墳塋制度，就可略見一斑；

墳塋規制		公侯	一品官	二品官	三品官	四品官	五品官	六品官	七品以下
塋	周長	一百步	九十步	八十步	七十步	六十步	五十步	四十步	三十步
地	墳高	二丈	一丈八尺	一丈六尺	一丈四尺	一丈二尺	一丈	八尺	六尺
	圍牆高	一丈	九尺	八尺	七尺	六尺	四尺		
石	碑首	螭首	螭首	麒麟	天祿辟邪	圓首	圓首	圓首	圓首
	碑首高	三尺二寸	三尺	二尺八寸	二尺六寸	二尺四寸	二尺二寸	二尺	一尺八寸
	碑身高	九尺	八尺五寸	八尺	七尺五寸	七尺	六尺五寸	六尺	五尺五寸
	碑身闊	三尺六寸	三尺四寸	三尺二寸	三尺	二尺八寸	二尺六寸	二尺四寸	二尺二寸
碑	碑座	龜趺	龜趺	龜趺	龜趺	方趺	方趺	方趺	方趺
	碑座高	三尺八寸	三尺六寸	三尺四寸	三尺二寸	三尺	二尺八寸	二尺六寸	二尺四寸
石	石人	二	二	二					
	石馬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像	石羊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生	石虎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石望柱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應當指出的是，基本沿襲宋代傳統的明代官員墳塋制度，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域也往往存在差異。例如朱元璋在位時期的實例，石像生（責任編輯按：石像生一般作石象生，指以石人石獸等象徵死者生前之儀仗。惟本書作者謂，已查閱《明會典》，上作石像生，故本書從之。）中多效仿宋代規制在石馬旁配置控馬官，以後却趨于消失。另如《明會典》提到，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年）朱元璋下詔『自今凡功臣故，不建享堂』，強化了官員墳同藩王以及皇帝妃嬪墳塋制度的卑尊差別；往後就像《明世宗實錄》指出，官員墳『賜葬碑亭、享堂，皆出特恩』，祇有很少實例建有享堂。而出于皇帝特恩，從嘉靖朝直到明末，不少官員墳又前所未有地建立了石牌坊；個別特例如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年）建于遼寧綏中縣的朱梅墳，除了石牌坊而外，甚至還建有類似帝陵的二柱門。

在禮制上，明代陵墓建築制度鮮明映射了社會現實，專制色彩格外強烈。比如，等級最高的陵寢，實際就祇有帝陵而沒有獨立的后陵。在朱元璋的孝陵，僅有十多位勛臣賜葬在陵區以外，其他帝陵更完全棄絕了漢唐以來在帝陵附近陪葬勛臣墓的傳統。更惡劣的是，朱元璋還悖離早在先秦以來就已逐漸禁絕殉葬的歷史取向，死前竟『責殉諸妃』，接踵又被明成祖朱棣等四朝皇帝效法，獨立命名的妃嬪墳也無從措置。而在明英宗朱祁鎮廢除這一殉葬制度以後，直到明末，薈萃了十三座帝陵的北京昌平天壽山陵區，也僅在西南隅建有明憲宗朱見深的萬貴妃墳、明世宗朱厚熹的閻妃墳、明神宗朱翊鈞的鄭貴妃墳等很少几座皇帝寵妃的墳園。其他妃嬪則多在天壽山陵區外的金山建置墳園；其中，朱見深曾采取『十三妃始同為一墳』的合葬方式，朱厚熹又改成『九妃為一墳』即『預造五墳，墳各九數，以次葬焉』。

此外，明代陵墓制度還往往屈從皇帝的專制意志而變更，像朱厚熹自出機杼地為前朝各帝陵踵事增華，就相當典型。如嘉靖十年（一五三一年）曾改號祖陵、皇陵和孝陵山名為基運山、翔聖山和神烈山，並立碑建亭；嘉靖十三年（一五三四年）祖陵用『黃瓦更正殿廡及增設陵前石儀，與鳳陽同制』；嘉靖十五年（一五三六年）景陵『重建宮殿，增崇基構，以隆追報』；同年還改建景泰陵並擴大了規模；嘉靖十六年（一五三六年）因北京天壽山諸陵『獨長陵有功德碑，而六陵未有，無以彰顯功德』，于是獻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和康陵都分別添建了功德碑及碑亭；嘉靖十七年（一五三八年）取意『陵者，祭而受福之名也；恩者，罔極之思也』，各帝陵享殿和殿門改稱稜恩殿和稜恩門；嘉靖十九年（一五四〇年）長陵神道添建石牌坊；嘉靖二十一年（一五四二年）又在長陵稜恩門前增建碑亭；等等。此外，他還推尊父母為帝后，將湖北鍾祥原來的興獻王墳改建『如天

壽山七陵之制』，并薦名為顯陵，規模雖然不及孝陵和長陵，却勝過其他大多數帝陵。而對他自己的永陵，既親卜陵址，欽准『量依長陵規制』，地宮『仿九重法宮為之』，又強調『未盡事宜，俟朕親往決之』，後來竟十多次巡視工地，以致永陵豪華精美超出孝陵和長陵；其中如《嘉靖祀典》記載，還破例增建了外羅城和重門，以備妃嬪『于外垣之內，寶山城之外，明樓之前，左右相向以次而附。』這種格局，也成為後來神宗朱翊鈞預建定陵的先範。

至于皇帝妃嬪、親王以及郡王墳塋規制，也往往由于皇帝『特恩』而增崇。如明憲宗朱見深為他寵愛的萬貴妃經營墳園，不僅建築規制比其他妃嬪墳園隆重，還像帝陵那樣覆用了黃琉璃瓦。而明神宗朱翊鈞的胞弟潯簡王朱翊鏐，生前既以『皇室懿親』被視為『諸藩觀瞻』，死後又『賚予賻贈，備極優厚』，墳園建築格外豪華，遠遠超出其他親王墳；恩寵所及，在這以前建置的朱翊鏐次妃趙氏墳園也是『營造逾制』，甚至還參照帝陵建置了方城明樓。

（二）陵制与山水相稱：明代陵墓的藝術創作和杰出成就

同禮制直接關聯，明代陵墓的建築藝術和技術也凸現出強烈的等級差別，其中最講究而成就也最突出的，就是取型宮殿而經營的帝陵，以及參照王府制度建設的藩王墳。像康熙初《江寧府志》提到朱元璋的孝陵『寶城、明樓、御橋、孝陵殿、廊臺、墀道、戟門、文武方門、大殿門、左右方門、御河橋、櫺星門、華表，多同大內制』，就強調了孝陵建築多以南京宮殿為原型。在朱棣的長陵，如清高宗弘曆《哀明陵三十韻》指出：『今觀長陵，享殿曰凌恩殿，九間重檐……規制巍煥；雖丹青剝落，而檁棟閎壯，與皇極殿相肖，為自古所無。』這座祖述孝陵享殿并与北京紫禁城皇極殿、太廟享殿類似的凌恩殿，造型端莊，體量巨大，氣勢恢弘，面寬九間達六六·六五米，五間進深達二九·一二米，柱梁斗拱采用名貴金絲楠木，黃琉璃重檐廡殿頂，三重石雕須彌座大臺基圍繞望柱欄楯，前後踏跺安設石雕丹陛等，都是最高級的形制和做法；其中三十二根重檐金柱竟是高達十二·五八米、合圍三米以上的整根金絲楠木，更為舉世罕見。

同這座我國現存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古代殿宇相并存，還有其他眾多明代帝陵、藩王墳及官員墳建築遺存分布在全國各地，成為明代建築最重要的實物。其中，如後面有關明代帝陵建築及地宮制度、藩王墳建築制度等章節中相應談到的寶城、方城明樓、地宮、

石五供、二柱門、琉璃花門、殿宇、碑亭、華表、石像生、石牌坊等豐富多采的實例，在木作、石作、瓦作以及彩畫作等方面，也都以很高的質量典型代表了明代建築藝術的發展水平和成就。

同時，應當著重指出的是，明代陵墓在大規模建築組群同自然山水結合的藝術創作上，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杰出成就。像德國哲學家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就指出：『中國人……由友好的大自然來引導他謁見上天與祖墳，所以沒有任何一個地方，風景會這樣真正成為建築藝術的材料。』英國科學史泰斗李約瑟（Needham Joseph）所著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則強調：『皇陵在中國建築形制上是一個重大的成就……它整個圖案的內容也許就是整個建築部分與風景藝術相結合的最偉大的例子。』他尤其稱頌『最大的木作』北京明十三陵的創作構思：『在門樓上可以欣賞到整個山谷的景色，在有機的平面上深思其莊嚴的景象，其間所有的建築都和風景融匯為一體，一種人民的智慧由建築師和建築者的技巧很好地表達出來。』美國城市規劃權威培根（Edmund N. Bacon）的《城市設計》還推崇說：『建築上最宏偉的關於「動」的例子就是北京明代皇帝的陵墓。』對山水襟抱中規模宏大的建築組群布局的雋永意境，他贊嘆道：『它們的氣勢是多么壯麗，整個山谷之內的體積都利用來作為紀念死去的君王。』

事實上，明代陵墓建築取得這樣非凡的藝術成就，在得力於衆多薪火相傳、技藝卓絕的哲匠運斤成風的創造性實踐的同時，也得益於源遠流長、內涵豐富而精審的傳統建築理論，尤其是夙稱『山水之術』，實質上具有生態建築學、景觀建築學以及建築外部空間設計理論意義的傳統風水理論出神入化的實際運用；在很大程度上講，也就是傳統風水理論同陵墓選址、規劃設計和營造等各個實踐環節絲絲入扣緊密結合的必然結果。

在明代，無論庶民、職官、藩王墳塋或是皇帝陵寢的經營，在『葬者，反本而歸藏也，奉先以配五土，而一體于青山』的取向下，遵循風水選擇山水形勝之地，都是首要事務，《明會典》還為此作出了相應規定。而對皇帝陵寢的選址，當然更加縝密，典型如《明世宗實錄》記述永陵選址，禮部尚書夏言強調：『山陵事重，必須精擇。請先命文武大臣帶領欽天監官及深曉地理風水之人，外觀山形，內察地脈，務求吉兆，以為萬萬世之壽藏。待其畫圖貼說，進呈睿鑒，皇上方修謁陵之禮，因而親閱，果當聖心，然後議建舉行，斯為完全。』事實上，明代帝陵的選址，除了欽派助輔大臣率領精諳地理風水的官員和術士進行而外，皇帝親卜吉地也是常事。像朱元璋和朱棣就曾參與自己壽陵的選勘；朱厚熜既為自己擇定了永陵，還兩度為他父親的顯陵選址；此後定陵的陵址，也是朱翊鈞多

次躬親閱視後欽定的。

選擇陵墓基址的風水，常按『形勢宗』即『江西之法』進行。在明初，被朱元璋尊為『江南二儒』的宋濂、王禕和他們的摯友劉基，就都推崇并精諳形勢宗的風水，還為朱元璋卜地建都、諏吉登基，選定了孝陵基址。宋濂《游鍾山記》提到，早在至正二十一年（一二六一年）二月癸卯至乙巳，宋濂、劉基就曾赴鍾山獨龍崗考察，并特別推崇鍾山『為望秩之所宗』；《明太祖實錄》等記載，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年）五月乙巳，劉基又侍從朱元璋巡幸鍾山，在獨龍崗確定了孝陵基址。此後，按形勢宗即江西之法選勘風水也一直延續未輟。像朱棣的長陵，据《明太宗實錄》記載，就是由禮部尚書趙瑄帶領江西籍風水名師廖均卿、游朝宗等選定在北京昌平天壽山的。另外如《明世宗實錄》提到，朱厚熜也曾采納輔臣建議，『行取江西曾、楊、廖氏子孫精通地理者，卜山陵吉地』。而按《明武宗實錄》記載，明武宗朱厚照為他的皇考明孝宗朱祐樞選擇泰陵基址，也同樣采納了廷臣諫言：『亟移文江西等處，廣求術士，博訪名山；務得主勢之強、風氣之聚、水土之深、穴法之正、力量之全，如宋儒朱熹所云者。』

形勢宗即江西之法的風水，正如王禕《青岩叢錄》指出：『擇地以葬，其術本于郭璞《葬書》。……後世言地理之術者，分為二宗。一曰宗廟之法，始于閩中，其源甚遠，及宋王汲乃大行；其為說，主于星卦，陽山陽向，陰山陰向，不相乖錯，純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克之理；其學浙閩傳之，而今用之者鮮。一曰江西之法，肇于贛人楊筠松、曾文遄，及賴大有、謝之逸之輩，尤精其學；其為說，主于形勢，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專注龍、穴、砂、水之相配，其他拘忌在所不論；其學盛行于今，大江南北無不遵之。』當然，具體選擇陵墓的『吉兆』或『吉地』，還有很多細緻講究，其中最注重的，正如《葬經》所說：『來積止聚，衝陽和陰，土厚水深，鬱草茂林。』或像《青鳥子先生葬經》強調：『內氣萌生，外氣成形；內外相乘，風水自成。內氣萌生，言穴暖而生萬物也；外氣成形，言山川融結成形象也。生氣萌于內，形象成于外，實相乘也。』也就是說，要選擇山水內斂圍合、地質和生態良好而景觀優美的形勝之地，以使『葬者，反本而歸藏也，奉先以配五土，而一體于青山』；并且如同《地理天機會元》倡言：『而乃怡情山水，發其所蘊，以廣仁孝于天下後世。』

明代陵墓尤其是帝陵選址所注重的，就正是這樣的風水。典型如梁份《帝陵圖說》稱頌天壽山風水形勢：『天壽山……崇高正大，雄偉寬弘，主勢強，力量全，風氣聚，水土深厚，穴道正，昆侖以來之北干王氣所聚矣。內則蟒山盤其左，虎峪踞其右，鳳凰翥其

南，黃花城、四海冶擁其後；外則西有西山，東有馬蘭峪。群峰羅列，如几如屏，如拱如抱，如萬騎簇擁，如千官侍從。其東、西山口，一水流伏，如帶在腰；近若沙河、白水，遠若衛、漳，河江若大若小，莫不朝宗。』更具體的如朱翊鈞的定陵選址，《萬曆起居注》提到，輔臣們將選勘成果呈奏聖鑒說：『看得形龍山吉地一處，主山高聳，疊嶂層巒，金星肥圓，水星落脉……形如出水蓮花，案似龍樓鳳閣，內外明堂開亮，左右輔弼森嚴，且龍虎重重包裹，水口曲曲關闌，諸山皆拱，衆水來朝，誠為至尊至貴之地。又看見大峪山吉地一處，主勢尊嚴，重重起伏，水星行龍，金星結穴，左右四輔，拱顧周旋，六秀朝宗，明堂端正，砂水有情……。以上二處盡善盡美，毫無可議。』其中以風水『喝形』譬喻山水形象，所謂主山就是陵寢倚托為天然底景的山峰；金星、水星是按五行觀念來表象峰巒的圓、曲形態；輔弼、龍虎則喻指主山左右環護著陵墓的丘阜，也統稱砂或砂山；案即案山，特指陵寢前面呈現為天然對景的山巒；明堂就是山水環抱、用來安排陵寢建築的場地。而按《明神宗實錄》記載，風水格局即便是景物天成『形勢可觀』，也要『可容規制取具』或『營建稍便』，滿足陵寢建築的空間配置。此外，方位的禮制意義也不容忽視，如朱翊鈞指出：『朕遍閱諸山，惟寶山與大峪山相等，但寶山在二祖陵之間，朕不敢僭分，還用大峪山。』除了各陵寢間的統緒關係，像『坐離朝坎』即坐南向北，有悖《周易·彖傳》『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的象徵意義，也被認為是『方向不宜』。

選定吉地以後，在陵墓規劃建設中，還要像風水名著《管氏地理指蒙》主張的那樣：『工不曰人而曰天，務全其自然之勢，期無違于環護之妙耳。』也就是說，陵墓建築的經營，還必須因地制宜，同自然山水渾融一體，形成『仰崇橋山』的雋永紀念氛圍，臻向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事實上，如《明世宗實錄》記載，嘉靖朝工部尚書趙璜就明確強調：『陵制當與山水相稱，恐難概同。』《明熹宗實錄》提到，天啓朝大學士韓爌也同樣倡言：『陵寢建築務須『因山增築，庶稱盡美。』明代陵墓尤其是帝陵的規劃設計，從各單體建築的形制規模到組群的布局處理，實際都細緻入微地體現了這一意向，由此導致了明代各帝陵的許多差別，而建築人文美同山水自然美水乳交融地結合，更取得了風格鮮明而造詣精湛的杰出藝術成就。』

陵墓建築外部空間的規劃設計，還非常講究風水意義上『形』與『勢』及其辨證關係的組織處理。就像《管氏地理指蒙》指出：『千尺為勢，百尺為形。』『遠為勢，近為形；勢言其大者，形言其小者。』『遠以觀勢，雖略而真；近以認形，雖約而博。』又強調：『形者勢之積，勢者形之崇。』『駐遠勢以環形，聚巧形而展勢。』『于大者遠者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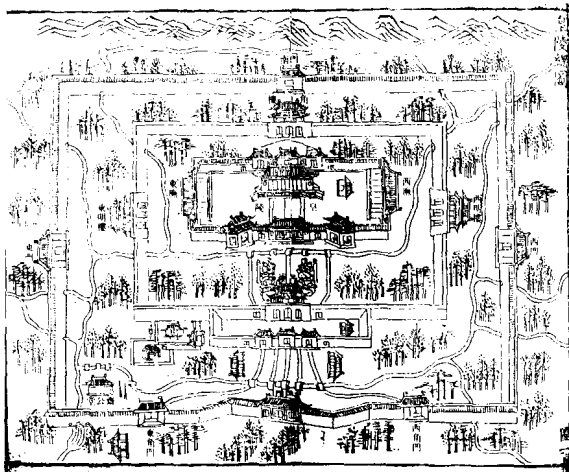
求其小者近者，于小者近者之外求其遠者大者，則勢與形胥得之矣。』還主張：『勢如根本，形如蕊英；英華則實固，根遠則幹榮。』『形以勢得。無形而勢，勢之突兀；無勢而形，形之詭忒。』『勢遠形深者，氣之府也；勢促形散者，氣之衰也。』這就是說，一方面，對個體、局部、細節性的建築空間構成及其近觀效果，即所謂『形』，既要尺度宜人，還要使其藝術形象臻于豐富多采而氣韵生動。另一方面，對建築的組群布局及其遠觀效果，即所謂『勢』，更注重整體立意，結合自然環境，以連貫的程序，多視點地進行『形』的組合，既要使建築組群的整體感受具有宏大氣魄和鮮明性格，還要在時空序列中流暢展現『移步換形，相生為用』，在大小、高低、遠近、離合、主從、虛實、動靜以至快慢等種種『形』與『勢』的時空關係轉換中，使謁祭者獲得變化有致的知覺群的連續性綜合印象，強烈感受到所謂『至哉！形勢之相異也，遠近行止之不同，心目之大觀也』，最終形成豐富深刻而完整的審美體驗。

事實上，典型如明代各帝陵的空間構成，雖然格外注重表現『仰崇橋山』的意象和『非壯麗無以重威』的氣勢，却仍然依據傳統風水『形』『勢』理論，別具匠心地運用各種尺度宜人而造型精美的建築體形，進行大規模的組群布局處理，求取『聚巧形而展勢』的藝術效果，而沒有以任何尺度超人的誇張來獲得藝術上的成功。在建築組群的尺度構成上，即便是規模最大的孝陵和長陵的陵宮，『積形成勢』地布置著陵寢的各主體建築和大多數輔助建築，從入口到方城明樓共三進院落的縱深，也是按照『千尺為勢』確定的。而組群中各單體建築的尺度，如面寬、進深及高度等，以及庭院的圍合，道路或建築軸綫的起止點、轉折點或交匯點等，則都以『百尺為形』的構成模數來劃分和組織。甚至尺度最大的孝陵享殿和長陵凌恩殿的面寬，也是在中軸綫左右各對稱展開『百尺』而確定的。

在這樣精審的建築設計創作意向下，經過衆多能工巧匠的精心經營，明代陵墓建築最終成為古代建築藝術的重要傑作，成為舉世矚目的『整個建築部分與風景藝術相結合的最偉大的例子』，『建築上最宏偉的關於「動」的例子』，當然也是水到渠成、勢在必然的事。

二 推陳出新的明代帝陵

明代陵墓制度以皇帝的陵寢為主體，在前後延續達兩個半世紀以上的時間裏，相繼興建了共十八座帝陵，形成了不同的類型，包括初始型的皇陵和祖陵，創制型的孝陵和長



圖一 明皇陵總圖（明·柳瑛修《中都志》，萬曆四十一年本）

陵，遜制型的獻陵、景陵、裕陵、泰陵、康陵、顯陵、永陵、昭陵、定陵、慶陵和德陵等大多數帝陵，還有特例型的景泰陵和思陵。作為明代各時期國家最重大的建築工程，帝陵建設不僅規模宏大，建築等級和相應的技術藝術質量也要求最高，成為明代建築史上舉足輕重的組成部分。

（一）繼往開來的皇陵：明代帝陵的草創

皇陵為明代最早建置的帝陵，位於安徽鳳陽縣西南，是明太祖朱元璋為他父親仁祖淳皇帝朱世珍和母親淳皇后陳氏建造的陵寢，葬有朱元璋的大哥南昌王朱興隆、妃王氏，二哥盱眙王朱興盛、妃唐氏，三哥臨淮王朱興祖、妃劉氏，侄子山陽王朱聖保、招信王朱旺兒等。他們的帝、后和王、妃尊號，都是在朱元璋登基為皇帝以後追封的。

據弘治朝《中都志》等記載，朱元璋的父母和兄嫂早年貧病殞世，墓葬『衣衾棺槨不能具備』。元末至正二十六年（一二六六年）四月，自立為吳王的朱元璋返鄉省墓，曾考慮厚禮改葬，又顧忌『發祥之地，靈秀所鍾，不宜啓遷，以泄山川之氣』，於是『命故臣汪文、劉英……修飭金井、園寢，招集親鄰趙文等二十家看守』。到明朝開國，洪武二年（一二六九年）二月乙亥，即朱元璋在故鄉大規模建設中都為帝都的前期，率先按照帝王陵寢規制改建了他父母的園寢。翰林危素撰寫《皇陵碑》文，記述當時曾『積土厚封，勢若岡阜，樹以名木，列以石人、石獸，以備山陵之制』。《明太祖實錄》提到，同時還『命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詣陵立碑』；二月丁丑以『歷代諸陵皆有名號』欽定陵名為『英陵』；五月甲午又『更英陵曰皇陵』，『立皇陵衛以守之』。洪武七年（一三七四年）六月戊午『立皇陵祠祭署……專典祀事』。翌年四月，朱元璋『詔罷中都役作』，皇陵却增華未輟。按《明太祖實錄》及天啓朝《鳳陽新書》記載，當年十月乙未『築鳳陽皇陵城』；洪武十一年（一三七八年）四月又命『江陰侯吳良督工新造皇堂』并『督建殿宇、城垣，植冢木，立華表，樹石人石獸，勒石建亭』；還『重建皇陵碑』。上以前所建碑恐儒臣有文飾，至是復親製文，命江陰侯吳良督工刻之；直到翌年閏五月丁巳『皇陵祭殿成，命稱曰皇堂』，工程才告完竣。此後，在嘉靖十年（一五三一年）二月戊寅，明世宗朱厚熜又曾『追號皇陵山名』為翔聖山，并立碑建亭。

作為明中都規劃建設的重要組成，皇陵同中都城呼應，建築組群坐南朝北，循著中軸